

宸章集錄不分卷

明 賈宏編明蓋格鈔本

明蓋格鈔本



宸章集錄



嘉靖五年六月十三日朝罷

上御平臺

召臣宏臣一清臣瑤臣誅入見臺在

後左門之左蓋門之翼室也臣等由東角門歷中

左門至焉班臺之外西面序立司禮監官傳

旨曰來臣宏臣瑤臣誅先入 榻前頓首訖

上復呼臣等前諭之曰卿等前日恭和朕製詩章狀

亦偶作一詩以賜卿等其用心輔導內侍立于西

者乃以

御詩次第捧進 上取之手授臣宏次臣瑤誅宏

等謝云

陛下天縱聖明製作精妙豈臣等愚陋所能贊助欽

承

寵諭賜以詩章臣等不勝感激

命賜酒饌俊頓首而出臣一清乃入

上諭之曰卿去年提督邊務勞勩昭著特茲召還朕

作一詩以賜卿卿其用心供職臣一清謝云臣本

老病無用之人荷蒙

陛下召選內閣分當委身報國今又蒙賜酒

面諭不勝感戴凡事敢不竭盡心力命賜酒饌

亦如之是日大雨如注階墀間頃刻水深尺餘近

侍傳

旨導自東角門循廊而入出復穿文樓而行

聖明眷遇之厚臣下遭際之奇誠近歲所未有也明

曰臣宏等三人及一清各奉表以謝

上復各賜批答以為稱頌大過尤可見

聖德謙冲不自滿假有非近代之君所可及者竊念

臣等忝職輔導深媿無功乃荷優容不加譴責

而復

寵賜宸章過於褒借

天高地厚深恩其何以為報哉感幸之餘乃集為一

錄梓而傳之庶幾雲漢之章昭示衆目天下臣

民皆知

大聖人之遜志時敏實與商高宗同而虞舜初天喜

起之歌得復見於今日誠千載一大快事也若

徒侈

上恩以矜榮遇焉則臣豈敢怠

是年七月初三日臣宏謹書

御賜詩 賜大學士費宏藻潤朕所製詩章作七

言古詩以酌其勞

古昔明王勤聖學必資賢哲為朕股肱若臣上下

俱一德庶政惟和洪業成顧于眇末德寡昧欽承

眷命曆數膺霄肝兢兢勉圖治日御經綏延儒英每

從古訓尋治理歌詠研磨陶性情詩成朕意或未

愜中侍傳宣出紫清補袞命卿作山甫為朕藻潤

皆精明晬茲忠良副倚賴舜臯彷彿康哉廣朕所

望者獨卿重廟堂論道迓熙平虞延盛治須百揆

商謨伊傳周兩卿朕纘大服履昌運天休茲至卿

其承

帝賚良弼匡吾政協恭左右持鈞衡大旱須卿作霖

雨淫潦亦賴旋開情沃心輔德期匪懈未讓前賢

專令名

欽文

嘉靖五年六月十三日

之璽

召大學士楊一清復入內閣辦事賜五言詩一章

慰諭之

邇年西陲擾起卿督邊方三辭乃承

命開心副予望才兼文與武內外資安攘寬朕西

顧憂遂使吾民康功勲既昭者威名滿華老勅使

往宣召復來坐嚴廊黃扉典政本摠誠以匡棄予

承

祖宗緒志欲宣重光深恐德弗類倚昆賴卿良臣其

平生志佐朕張皇綱股肱職補衮伊周丘昭彰助

成嘉靖治青史常流芳

欽文

嘉靖五年六月十三日

之璽

大學士石瑤潤和朕所製詩句作五言古詩一章

賜之黃閣古政府輔導源才良朕自即作始求賢

日遑遑卿以廷薦入性資持剛方在木類松栢在

玉如珪璋可否每獻贊忠實無他賜聖學朕所勉

煥乎慕充章機暇有者作棗棗廢宣揚賴卿善補

衮繪繡衣與棗竭誠乃廢載彩鳳鳴高岡化或在

人文熙皞期虞唐天地既交泰民物咸平康述此

酌卿勞盛事傳無疆

欽文

嘉靖五年六月十三日

之璽

大學士賈詠潤和朕所製詩句作五言古詩一章

賜之殿廷暑氣薄灑然生萬幾有清暇書史陶吾

情曰與聖賢伍外誘難相嬰對時或感物與到句

選成豁然融心性豈止諧音聲資卿為藻潤朕志

益開明卿本中州俊簡在登台衡君臣際良難所

貴德業并詩章本餘事治理源持平朕固諒卿志

夙夜懷忠貞喜起協舜樂交修和商羹卷阿有遺

嚮終聽鳳凰鳴

欽文

嘉靖五年六月十三日

之璽

恭和

御賜詩韻臣費宏謹 題六月十三日欽蒙

皇上召臣等至平臺 手賜臣以

御製七言古詩一首臣頓首拜授捧歸舍寓妻孥驚

喜親交交賀以為此乃 萬金之至寶千載奇逢

蓋自我

聖祖親作醉學士歌以賜宋濂之後百年以來未嘗

再見臣等果何脩而得此於 今日臣愚過不

自揣輒敢依韻恭和以申感激喜幸之私謹用律

上仰塵 御覽臣恃 恩忘分不勝恐懼之至

臯陶賡歌始元首帝舜作歌先股肱明良喜起臣

警發正妃一體交相成吾

皇聖德與齊並穰穰百福宜躬膺一從

紹統御宸極玩味經定求精英間 揮宸翰有所

述後薰孔思前周情蕭韶並奏諧律呂宮聲聲和

緩商輕清

天章煥爛映全壁坐見天下皆文明小臣拭目輒心

醉豈有才力能酌賡仰窺

聖志甚宏遠欲追隆古躋昇平臣愚輔導愧無術崇

階屢進叨孤卿 平臺宣召賜

聖作 褒逾華袞真難承對揚

休命揭忠蓋敢效傳說希阿衡

龍文五彩照蓬室雲氣統護無陰晴

恩深感極思獻頌 充天蕩蕩誰能名

臣楊一清謹 題六月十三日伏蒙

皇上召至平臺 手授五言古詩一首 賜臣

頓首捧歸道路歡傳縉紳交慶或謂百年曠典今

始見之願臣庸愚何能堪此服以終身傳為世寶

感

恩莫極圖報無由臣聞虞舜作賡歌臯陶載賡卷阿

游歌周臣矢音 陛下神聖方駕虞舜趾美周

王臣固不敢希望虞周之臣然沐浴

清化亦不敢默以自棄謹依 韻恭和一章錄上

禱覽伏唯 聖明矜其愚

恕其狂僭臣俯伏待 罪無任戰兢臣謹言

惟 帝嚮南離重明照四方 文謨與武烈前

作後相望西陲隅多事起臣督脩攘臣志匪邊功

所期民物康 天威仗遐彼坐壽走以老分符

老邊塞何意登廊廟 召臣復黃扉期之日贊

襄

奎章盛褒許爛然雲漢光 君王自

神聖有位咸忠良 上下交期泰

君者臣之綱臣老心未棄 聖言殊孔彰欽承聖旨

始百世為傳芳

臣石璫謹 題六月十三日伏蒙

聖恩召見平臺 寵賜五言古詩一章

天葩煥爛目奪神駭 臣愚何幸乃得際此亨嘉之會

耶昔者賡歌着于唐虞乃今再見誠千載一遇也

臣草澤之士誠歡誠忭無任踴躍豈惟銘之肺腑

異特持歸山林使得田夫野老一觀

龍飛鳳舞之盛而風雲會合臣愚亦得以託榮於不

朽幸何如哉不董蕪陋輒依 韻奉和進呈

聖覽喜溢言表不自知其僭越也伏乞

聖明俯賜矜恕臣璫無任傾仰悚息之至

聖皇御宸極瀚宇歌明良宵未曉群政肝食猶未

宗祀事孔嚴綱紀逮四方趕趕懷干城我來奉璋

治成播風雅道臆仁禮揚筆落風雨驚語發雷電

章群聖相追躋萬動各飛揚布韋顧何人幸宋五

采案臨淵美驪珠獲壁於崑岡為問何以然

宮中生陶唐感此更奮激庶幾贊 平康還同擊壤

叟

萬壽頌無疆

臣賈誄謹 題今月十三日伏蒙

皇上召至平臺 手賜御製五言古詩一章回加

褒諭臣仰荷 聖恩頓播登拜捧授之下

御墨淋漓龍光照耀此千古虞周之美哉

皇上今日之盛節臣何幸而有此遭際耶是以黃扉

增重白屋生輝匪直臣一時之榮誠子孫百世傳

家之至寶也臣才極駑鈍莫罄所圖乃敢以缶音

涸續韶韻謹擬上進瀆冒

宸嚴惟

俯賜優容不罪僭越臣豈勝戰慄感激之至

吾皇啟昌運寶曆敷生上承萬年統下愜四海情中

惟幾多事外復變相嬰 皇猷惟祖訓

聖孝自天成揮灑成篇帙鑑陶大古聲臣本章句備
無補愧開明又以樗櫟質誤簡居台衡所望唐虞
治今昔期與并燕之伊呂業宋國依以平宜敢苟
然作龜勉枉忠貞曾覽舟楫傳戴味和鼎羹但疑
虞歌曲同一韶獲鳴聽講官講大學衍義大學本
孔氏之遺書大學衍義乃宋儒真氏德秀所者惟
衍經義以羽翼是書惓惓致力於此不過申明格
致誠正脩齊治平之道而獻於特君欲君為堯舜

治化淳厚以奉

天安民耳惜時君悅之而不繹聽之而不能行也朕近日
欲令講官翻閱五經四書及通鑑以期關於君德治道
直解其義以資朕所未聞內閣輔臣奏謂經書微奧通
鑑浩繁一日萬幾恐難於領會請以大學衍義進講朕
允其奏特於五月十三日始命經筵日講官輪次進講
以開朕學蓋其書綱舉目張始亂興亡罔不該括朕勉
循是言為脩己治人之則豈不大有裨哉嗚呼真西山
作此書於宋若今之以此書致君者非卿等其誰能乎

朕不敏匪徒知之實欲行之尚賴卿等竭誠協恭輔導
朕躬則衍義之功不在真氏而在卿等矣聽講之餘感
而賦此

帝王所圖治務學當為先下作民之主上乃承乎

天致治貴有本本端化自平人君所學者其序有後前正
心誠其意志定必不遷吾志既能定理道豈復顧身脩
本心正家國治同然國治乃昭明萬邦斯協焉於變帝
充典思齊文王篇萬化脩身始朕念方拳拳

少師兼太子太師史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臣楊一清

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賈誼

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臣程瑩謹

上言伏蒙

皇上以聽經筵官講大學衍義五言古詩一章并序為示
內閣者臣一清等惶懼惶懼頓首頓首竊惟大學有衍
義之書乃宋人真德秀所撰綱目粲然巨細畢舉帝王
脩齊治平之道盡在目前古今興亡治亂之跡如指諸
掌故大學為致治之本原而此書實大學之羽翼有功
於聖門有功於世道者也昔宋理宗謂德秀曰卿所進

大學衍義一書有補治道朕朝夕觀覽使合就今日進

讀講畢致詞忻然嘉納元仁宗見大學衍義謂侍臣曰

治天下此一書足矣因命王約節譯列行以賜臣下至

治中翰林書譯之而進呈泰定間吳澄又以此而進講

凡此數君猶知向慕故雖時丁末造亦能祖治小康至

我朝太祖高皇帝取是書揭之新殿兩廡壁間以

代圖畫 憲宗

孝宗二帝又以是書命儒臣曰翰讀講以廣見聞

垂統之宏規 守文之至善盛治大業實由於此恭

惟

皇上睿資天縱

聖敬日躋憂勤惜大禹之寸陰終始念高宗之舊學大極

典謨之奧經包史冊之繁能自侍師儼師資之在上取

人為善恐道之或遠乃於出經入史之餘復有撮要鈞

玄之

命臣等竊以聖經賢傳必證以近事而後易之

帝德王功必參於是書而後易見乃援

先朝之故事期補 至善之全功荷

麇育之俯從 命儒臣以翰講徹

聽之頃溫以降顏浹月之間充然有得

親灑金翰貴爰黃扉述其事由隱然虞廷惟特惟幾之

訓發為韻語藹乎洪範無偏無黨之音責以致

君望其輔導感極而懼以榮為漸益於

嘉言之孔彰仰見 聖心之協一謹當身率僚儻非

正心誠意之正道不陳目覩

聖時惟明德新民之極功是止僭佞

宸韻猥進俚言豈敢步虞廷喜起之後塵亦勉効周臣天

歌之遺意臣等無任感仰愧懼之至謹昧死言大學有

綱目所責之後先吾 皇亶聰明一德惟憲

天四方會其極正直還平平西山朱真儒義行千古前無

欲得乃明主靜志不遷一理散萬殊察見毫芒顛

經惟曰勸講寒暑無間然從茲進不已

帝德何名為臣愚復奚言抵誦

緝熙篇海嶽自崇深洎塵效勤奉

臣楊一清

孔氏遺書在允為君道允民物本同性君師命

自天格致無誠正脩齊又治平 聖學能教此

帝業可先期釋茲恒在念知止固無遷綱領原非細節目

豈無頌大典聖明法王化有由然宋儒負真識衍義故

勤焉

文華詔儒彥進講各分篇開卷良有益愚懼日奉奉

臣賈諫

粵稽古聖帝治化相后先玄功覆寰區丕烈昭

皇天孔論述蕩蕩箕疇贊平平致此術非遠大道存目前

明德乃新民至善止不遷身心及國家洞析末與頌暨

如九級圖積累成巍然我

皇重儒真道脉茲屬焉載續 欽明典更協

重華篇小臣拜稽首 緝熙仰拳拳

臣桂鑾

臣謝遜謹 題臣以衰病乞休連日再告不復瞻覩

天顏時切戀慕昨日同官楊一清傳示

聖諭令臣贊和 皇上去年所述聽講大學衍義

宸韻竊思臣其特雖未與侍從之列今乃幸備負何敢以

不敏退託謹勉和一首進 呈願庸劣暮老言不成

章無任戰汗伏願 皇上深味衍義之旨允迪大學

之序以懋隆治平之休天下幸甚

聖功本資學求道學所先道具人一心大原出于天進

脩必有序治化乃均平大學示綱目燦然羅目前功至

德自固外物詎能遷宋儒衍奧義由末窮其顛告

皇勇緝熙光明火始然儒臣曰分直勸講無間焉

聖心契妙理番容發長篇臣愚續贊和徹衷整勤拳

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張聰謹

上言伏惟 嘉靖丁亥五月乙丑

皇上始命講官進講大學衍義有餘感焉乃賦五字句詩

十韻

賜輔臣一清等感恭和之

皇上集為一冊名曰翊學詩是冬十月丙午臣方承乏入

內閣然而未之晤也明年戊子二月丁未

皇上精勤開講畢 諭臣曰翊學詩御時雖未入內閣

已在講官之列可撰一章錄來併集臣聞

命不勝感激竊謂 講學而後之誅教自得之淵妙也願

歌而追之疇昔緝熙之不巳也非

聖人至德疑道其孰能之茲臣謹依

宸韻恭和一章以備 聖明采納焉

帝王治有道脩身冥所先於 皇聖天縱受

命真自 天迺彼霸功小愛此王道平

經道講大學治法三代前 乾乾自不息安安而能遷

升堂入其室登山陟其顛廣之保四海泉達火始然乃

知 心無外萬善成是焉卓哉真得秀我龍衍斯篇

微臣恭進講脣服同奉奉

嘉靖元年二月初五日

輔臣贊和詩集序

去年除夕之日朕以殘冬已盡陽和回春遂賦五言律一

首以其示揚少師一清寓以望其輔導交脩之意以辭

殘比省過遂歲此進善之意一清遂與遠邇樂恭和以聞

但其中頌朕太過愧文之嗚呼虞周之道君臣惟一故齊

歌臯陶虞之卷阿之作周臣頌之朕非虞周之聖但喜得

忠良迷取為集以先同道之我詩之所關大矣非吟誄者

此實以求道望治不覺形諸言也歟

嘉靖七年春正月四日

朕作除夕五言律一章

三冬寒去已九陽春又來辭殘首往過遂歲善增培伊傳

真脊碩輔搦信英才專賴交脩道承之尚欽哉

少師大學士臣楊一清恭和一章

詔賜發瑞慶臚傳 天語來三陽方納佑

一德已深培 帝有陽春調臣非白雲才

恩深何以報惟日贊襄哉

少傅大學士臣謝遷恭和一章

宇宙三陽泰木冠萬國來 皇圖真永固

聖德厚加培麗日無私照

明廷是俊才老臣愧朽拙遭遇一奇哉

尚書大學士臣張聰恭和一章

寒隨歲月盡春從天地來七年瓜 嘉靖萬物資栽培

喜凡唐虞主慚非愧矣才庸欽今日始庶事益康哉

侍郎學士臣程鑾恭和一章

舊歲今宵盡折春明日來來傷 恩並育配地物均培

光被瞻 清化廢故愧匪才百工熙

帝載 元首頌明哉

嘉靖六年十二月除夕之日

皇上遣司禮監官齎 手劄諭臣一清曰今三始更祈

萬物復亨正可革宿愆與新德之詩朕雖有過不能自知卿可以正代非以善易惡交脩不逮斯實朕望焉因以

御製除夕五言律詩一章錄

賜臣并受次日入 朝行 賀元旦禮謹依

宸韻恭和一章述已告於同官臣恐恐遂知之又明日臣遷臣鑒聞而繼和之併錄以

進是月四日

上暈書之以示臣等

賜名曰輔臣贊和詩集 親澁宸翰序其端且

命曰後亦當有序臣等相顧駭愕媿言交集伏念

天章下被如日斯照堦燁之微敢竊明其間誠不自量

皇上矜其愚不罪其妄過蒙

采錄蓋淑氣之應物臣細故有所不擇也昔唐虞廢故而

先述其故之意

聖諭革宿愆與新德二語亦述詩中之意與惟幾正同求

道望治之誠斯其至矣

嘉靖之化將下與特俱新哉臣等雖不敢希望虞之臯

陶然皆仰承

春託熙百工康庶事願服欽哉之訓以自勵焉亦竊效周臣之矢音以續梧桐鳳凰之詠云爾臣一清謬以官序

先諸臣謹再并稽首僭識其後嘉靖七年春正月六日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臣楊一清

謹序

勅議或問

御製正孔子祀典說

朕惟孔子之道王者之道也德王者之德也功王者之功也事王者之事也特其位也非王者之位焉昨輔臣少傅張璠再疏請正其號稱服章等事已命禮官集翰林諸臣議正外惟號與服章二事所關者重亦關於朕者不得不為言之朕惟我

聖祖高皇帝應

天作倅以繼歲農禋而君天下傳至我皇兄皇兄升遐

以朕為我

皇考至親之子命入奉大統繼承 宗祧以主

郊廟百神爾豈敢於義理不當為者而率為之茲所議祝典俱未為輕而號稱服章實又重焉孔子當周家衰時知其不能行王者之道耳乃切 道望於魯衛二國二國之君竟不能用孔子之道孔子既浙後世至唐玄宗乃薦諡曰文宣加以王號至元又益其諡為大成夫孔子之於當時諸侯有借王者皆筆削而心誅之故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生如是其死乃不

體聖人之心漫加其號雖曰尊崇其實目為亂賊之徒

是何心哉又我

聖祖當首定天下之時命天下崇祀孔子于學不許祀于釋老宮又除去塑像止令設主樂舞用六佾遶豆以十可謂尊崇孔子極其至矣無以加矣特存其號豈無皇于後人哉亦或當時草創未暇歟至我皇祖文皇帝始建北京國學因元人之舊塑像猶存焉蓋不忍燬之也至我

而上疑乎事

天之禮也畧無忌焉夫孔子設或在今肯安享之昔不親嘗借王之禮寧肯自僭祀天之禮乎果能體聖人之心決當正之也至於稱王賊害聖天之甚王者以有是德宜居是位充齊是也無其德而居是位者昏亂之君如桀紂幽厲是也若至于後世之君為而居王者之位者其德如孔子或二三肖之千百肖之未有能與之齊也至我太祖高皇帝雖道用孔子之道而

聖人神智武功文德直與充齊並矣恐有非孔子所可擬也由是觀之王者之名不宜僞稱王者之德不容僞爲僞稱者近于僭亂僞爲者其實有未盡之也至于服章之加因其位耳孔子昔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何其不幸身遭之哉夫既以王者之名而橫加于孔子故使顏回曾參孔伋以子而並配于堂上顏路曾哲孔鯉以父從列于下安有子坐堂上而父食于下乎此所謂名不正者焉皆由綱領一紊而百目因之以糜傳至有宋而程頤以捭揆道統之傳遂至英宗不可

父漢王之禮誠所謂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之明驗哉今也不正茲來世之非道將見子不父其父臣不君其君內雖外叛可勝言哉除待該部集議施行外茲朕不得辯不亦不得不爲輔臣辯總也爲名分也爲表禮也非謂君也非賊師也若朕所正者亦如是所以防閑于萬世之下也設或有謂朕以位而凌先師實非原心之者是爲說

嘉靖以年拾月貳拾捌日

御製正孔子祀典申記

朕惟爲人臣盡臣道盡之云者終始生死以之非有所私也孔子曰叁年無改于父之道朱子釋之曰祖父所行之事不但叁年雖萬世亦不可改也小有可變豈可行之三年夫成法固不可改其于一切事務未免法久弊生不可不因時制宜至於事關綱常者又不可不急於正之矣朕又惟天子不可與匹夫相爭辨斯世斯時却不得不辯也昨所命議正孔子之祀典方下命翰林編脩除階倡逆論云云者且引分祀爲言其心之固惡可知朕不知典籍且以易明者言之孔子之謚王號自唐玄宗李林甫之君臣始夫孔子已逝在秦漢之前此間豈無賢明之君如漢高祖唐太宗皆創業垂統者何不加王號于孔子又如漢光武中興文帝守成亦無過者又何不加王號于孔子則不敢擁虛名以示尊崇之意者可知矣林甫之請玄宗之加意必有謂林甫之爲臣也何等樣臣也其意或假尊崇師道以欺玄宗欺玄宗之所加也何其巧乎自秦而後王天下者稱皇帝漢方以王號封臣下玄宗之封謚孔子何不以皇帝加之

是不欲與之齊也特一王疏猶封并臣下耳尊崇之意何在哉這箇王字非王天下之王實後世封王者之王也由是夷君武宗假託之而加謚宋徽宗爲十二章服徽宗之加欲掩其好道教而設此以尊崇耳况以諸侯王而僭天子之服章誣之甚也至于雕塑之像不知孔門弟子卽孔子死時而造之抑做釋道之爲而造之且如一箇人自是一箇貌色不知可增損乎抑不可乎以一聖人而信工肆意雕塑做箇像曰這箇是孔子像殊不知其實是木土之靈耳孔子有休之享推之已之心則之孔子之心也又至於八佾之舞十二俎豆又僭禮之甚也決所當正階此奏正與昔霍翰之駁議郊廟同然翰也却朴實真實故所言不遜階也用心如翰而言甚巧而奸也悅詞和言不激不迫甚矣仗哉斯人也翰林可用這等人和昔同姚涑輩登科大學士贊宏所取也和正忠否昭然矣是爲申記之云

嘉靖九年十一月初一日

聖諭

昨卿等已將禮部例行朕者說記本擬票上已朕所來卽批行非不斷也亦非惑小人之言但實不容不說王汝梅等奏一疏與徐階張家所謂同他俱不暇言只以後世人全不公平全無義禮者言之汝梅等有曰此聖宗所存不必去也言倡輕而意實重意謂朕不遵祖制欲問罪耳夫設使武成王祀典今在朕下命去之必翕然奉順必無一人一言之曰此

聖祖所存也且如各鎮總兵武臣凡行事序列在撫按官上今率皆控制之一有造警無所施爲往往有賊至而猶不知者豈可望其得備乎至此大事輒行奸巧罪皆歸之主將或有暴虐輕率激怒貪卒又賴主將主使如失記名巡撫保定官及歐陽重者我

聖祖時有此制乎有敢這等無理者乎他則不能細數孔子稱王威謂可者徇私思惡耳借之以制歷君子上威服人于下雖曰尊孔子實是尊自己也甚矣孔子教人之道初無這樣事至於壞亂人極大爲不道之徒不知孔子嘗教爲此事耶如今人只知說三代之治爲休時治爲非失三代時君臣庶民恰如一箇人唐虞又可知

矣今人都是計利害爲身家之輩動以吾人爲令色君
子焉僞爲謙言爲國者曰挾私求進執君敬上者曰諂
諛逢迎舉善去惡者結黨設報復之心開陳政治者曰
此善功好事請脩禮樂者衆加變亂成法之名拾遺補
闕者曰此彰君之過故凡朝廷興舉動焉倡焉由是觀
之凡愛國任事之臣必盡逐斥凡他比同之類肆行所
爲上刺君子尸位下殃民水火然後可是無紀綱法度
恣已適情殺君殺父不難矣因諭而者此亦當通行刊
布

嘉靖九年十一月初八日

御製火警或問序

朕爲是或問是不得已耳豈不知好辨多言起羞爲汝
大失君道之體特爲重大者作之耳夫今人率多採袖
禍以搖惑人之心志強率妄附詆毀吾人阻害道義故
朕述此以爲之記云耳非尚辨焉非飾過焉惟明達知
者知之故序

火警或問

或問於吾曰汝家東所房被災走

天之所仁愛以示汝汝其省之否乎吾答之曰予非薄之
人仰承

皇天眷命主斯德兆過咎最多

皇天垂示仁愛予于此未知所以或曰我聞變不虛生必
有所召茲警在汝家非汝德失其中和政失其燥急與
夫凡所致此者否則何有是乎吾答曰吾非汝此問何
待言乎汝其聽吾陳之宮中地面狹窄房屋重疊宮人
有三四入止一房者又不相和昨一氏飲酒酣沉而睡至
二鼓未悉火者身猶未覺即焚其身方延至屋人盡慳
熱罔覺至三鼓巡者終見忽報之所司急喚衆人大已
盛矣且三十五房接眷通連無可惜乎恣洩之此自醉
氏起緣非災變也其實人自不慎耳如以吾禁酒之令
天嚴及無德罔以弭之者此其吾之過也本非災異也
或問汝既知之若此何必引咎下令脩省禱于

天禱于

祖考哉此豈詐與吾答曰予聞人君之事

天也不可不慎此非災異本人爲之因不可爲災而所以
禱之

天禱之

祖考者告之以人事不脩祈之以將來佑化吾家長也不能致人人小心共保非我之過失誰與故告于

上天告于

祖考庶有所敬畏下令脩省庶使人人事務圖慎夫何偽人縱可欺天可欺乎或曰斯固是矣汝心寧不失急以自恣乎吾答曰孔子大學正心之道曾子釋之曰有所分懷恐惧好樂憂患則皆不得其正夫不得其正者何不當忿憤而生忿憤不當恐惧而起恐惧與夫不當

好而好不當愛而愛者心既昏惑顛亂忿憤於違已拂意之言恐懼于和詭巫祝之術好樂于聲色逸豫之場憂患于奸小惡仇之誅虛靈眩惑得頃刻之安且不能尚能正乎况今人專何禍福務求事應強為附捏陰中言人暗亂人志始聞之朕慄而背汗至此則人人將不顧君親謀為善已論不可怙而止導而化之吾焉可自招荒惑之過是因細而失其巨吾惟知

皇天照鑒在上

祖考臨視在旁鬼神質之左右直知自信而已剗志肝表

膳之賢所見。豈吾比哉。其為是問也。感亂人心甚矣。豈君子哉。問者慙而退。嘉靖辛卯正月終旬八日記

皇帝勅諭戶禮二部

朕惟民為國本。國初寧不可不加意為欲民安。又必慎。用用守令。然。以。可。獲。所。安。近。屢。有。旨。命。吏。部。多。方。選。拔。用。心。考。察。外。但。未。聞。某。官。果。賢。某。方。民。獲。安。生。某。官。為。否。某。方。民。不。聊。生。無。憑。照。陟。實。效。未。臻。况。近。年。災。變。多。端。本。由。朕。致。而。百。司。分。理。亦。所。不。免。有。匡。贊。之。責。而

親民之官。又敢切焉。今將朕偶有所見。立為條目。爾部院。即刊布。開示。于後。

一。守令已有旨命。所司。慎選外者。彼到任之後。務安上。遵。皇。祖。成。法。盡。脩。職。業。愛。惜。百。姓。所。欲。者。與。之。聚。之。所。惡。者。與。之。去。之。扶。善。而。驅。其。強。暴。尊。賢。而。懲。其。不。肖。教。之。以。忠。孝。導。之。仁。我。勿。得。肆。虐。用。酷。殘。殺。百。姓。

一。凡軍民人等。有在家能孝。奉祖親。恭事長者。和睦鄰里。教訓子孫者。務要指名。奏來。以憑。旌。異。不許。徇。情。用。私。一。併。桑。者。衣。食。之。源。一。家。之。中。賴。之。上。奉。祖。先。父。母。下。養。

妻子人口須要依時力務男女各勤乃織但是少壯者
都要耕織畊者勿怠于耒耜織者勿怠于機杼農作晚
息庶不致饑寒之苦

一各處但有荒蕪堪種之地者召貧民自種官給與牛具
種子不做稅糧不許強募仗拿又官家人等有違一體
奏來治罪

一秋成之後所獲須要樽節愛惜勿得賤棄儲之以備凶
歉

一誤農害義莫善于釋氏之徒今充重焉夫彼不過以生
死以恐吾民小民愚甚直信無疑漫然而不之省遂
至傷敗倫俗廢人事舍農業甚是有害世道今雖不能
去然驅迫之速必至作害但要牧民之官嘗加省諭禁
戒其未來其凡被惑者有能舍非從正鄙者選做生理
須要從容善誘務使移轉如一府中有能一年化正貳
百人以上州一百人以上縣肆拾人以上者巡按御史
奏來否亦奏來以憑考較

一欲守令盡職又在巡按御史御史充盡職以為表率他
自不敢不勉今後各處巡按御史看照近日右都御史

汪鑑所奏事件務要遵依不許抗違以為身先之道勅
內所載各官果行遵守盡職民安生業的指名奏來陞
用或賜以旌獎有仍前不遵故虐小民者亦要指名劾
奏治罪務要從公薦劾以憑黜陟如所否者若朝廷訪
知決不輕貸如敢奉行故諭

嘉靖九年貳月初八日

勅議

勅曰南京 太廟或建或弗建朕惟

太宗既遠北京為子孫萬世之業則南京

太廟不必重有或謂

太祖初定之都且為子孫者當萬世以慕功德不可廢也

朕則以為必欲建廟以報功德必又當捨北京之

太宗所立之廟翔夫 太宗既以定北京傳已

六宗能為 太祖

太宗守洪業萬世其傳無南北之分我

太宗所定之基我 太祖亦未為不格于斯一天下

二主二廟恐弗合禮與我或謂承天府尚有

獻考廟是非薄

祖厚親歎朕則曰承天之曰廟者昔藩邸之所存者

孝宗命建府第時作者不敢去之况此即南京

奉先殿之表可比非是茲

世廟同朕惟周家雖有三都三廟之同建彼今不同今之

南京者祇存百官有司不巡幸不舉時祀徒有廟社或

曰累朝舊典遇事則遺告焉朕惟

祖宗惟于子孫是依是憑有疾一代尚若弗祭况數千里

之遠能將我之誠敬者今既以北京立萬世之業當為

萬世之圖使其定尊于此庶幾

太廟亦欲必不以作廟為故也勅爾諸臣議

禮部等衙門少保兼太子太保尚書翰林院學士等官

臣夏言等謹 題為南京

太廟事本月拾叁日欽奉

勅議南京 太廟後建或弗建朕惟

太宗既遠北京為子孫萬世之業則南京

太廟不必重有或謂

太祖初定之都且為子孫當萬世以慕功德不可廢也朕

則以為必欲建廟以報功德必又當捨北京之

太宗所立之廟翔夫 太宗既以定北都已傳

六宗矣能為 太祖

太宗守洪業萬世其傳無南北之分我

太宗所定之基我 太祖亦未為不格于斯一天下

二主二廟恐弗合禮于表或謂承天府尚存

獻考廟是非薄祖厚親歟朕則曰承天之曰廟者昔藩邸

之所存者奉

考宗命建府第特昨者不放之去况此即南京

奉先殿之表可比非是茲

世廟同朕惟周家雖有三都三廟之同建彼今不同今之

南京者祇存百官有司不巡幸不舉特祀徒有廟社或

曰累朝舊典遇事則造告焉朕惟

祖宗惟于子孫是伊是憑有疾一代尚若弗祭况數千里

之遠能將我之誠敬者今既以北京立萬世之業則當

為萬世之圖使其傳定于此庶幾

太祖承歆必不以作廟為歆也歆亦諸臣議欽此欽遵查

得南京先該禮部尚書湛若水等題前事內關近者南

京

太廟被火伏聞于內

列祖神主一特亦被延燬號額莫及竊謂

列祖神靈陟降在天 皇上親承

宗廟之祀封越故享仁孝誠敬為己至矣南京既有

太廟又有 奉先殿每日又朔望進膳

列祖神靈固有所依但南京 太廟神主係是

祖宗百七十年奉安已久一旦遭此災變恐無以慰

皇上孝思瞻切之情臣等特罪禮官仰體

聖孝必須補造

列祖神主以為神靈之休必須重建南京

太祖以為奉安之所然又工程非歲時可就春大非日月

可缺但此數端臣等實切究心未知所宜伏乞

聖明初下禮部議處奏請或先

欽製告文特遣大臣親到南京祭告

列祖神靈或權將南京

太廟原曰朝夕香火暫併于南京 奉先殿用少仲

皇上純孝之誠惟稜別有裁處等因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臣等會同少師兼太子太

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張宇教少保兼太子太保

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李時後軍都督府等衙門太

傅兼太子太傅武定侯等官郭勛等太子太保吏部尚

書兼兵部尚書等官汪統等議得准天子議禮唯聖人

違孝近日南京

太廟既燬于火該南京議禮臣奏請欲將南京

太廟原日朝夕香火暫併于南京

奉先殿其重建廟制補造 神主于係

宗廟大禮取自 上裁欽家

勅下該部有詳臣下雖欲據經守禮遇賤未敢專擅欽家

皇上至德達孝論言精確貽謀高遠不獨有以正一代宗

廟之禮且足以定萬世帝王之議誠非臣下所及乃復

不自滿假務集衆思允允虛中愛禮甚

盛心也臣等凡愚何能仰贊萬一然有

君如此安敢不盡竊惟古者國無二廟廟無二主故虞祭

用奈主練祭用宋主宋主既立乃燬祭主君去其國則

太宰取群廟之主以從明天無二日尊無二上國無二

廟神無二主也後世此表不明漢有原廟齊有偽主梁

瀆誣妄事神則難乃若有周三都三廟則又禮以表起

事有攸宜岐周則太王諸侯之廟鎬京則武王定都所

建洛邑則周公定鼎所建然鎬京廟成則岐周之主已

從洛邑雖廟成王未嘗都洛則鎬京之主自在周公雖

以至親留後然諸侯不得祭天子支子不得太宗支王

武王之禮蓋非正祭故國有二廟自漢惠始也神有二

主自齊桓始也周之三都三廟乃遠國立廟去國載主

非二廟二主也哉

太祖肇都南京即周公都洛

太宗定都北京即武王都鎬知武王周公之心未嘗不同

則知

太祖

太宗之心未始異矣况

太祖末年嘗有改都之議則知一特定萬金陵未稱貽謀

之遠道 太宗定都燕京內制六合外控諸邊形勢遠

過關中固萬世帝王之業我

太祖在天之靈豈不居歆况

聖子神孫既親奉祀事于此則

祖宗神靈自當陟降于此斯固人情亦乃神道古人立主

依神立廟依主而子孫之身又

祖宗所依今日正當守專于此使

宗廟社稷專主于此本支百世根本于此祈天永命保民

出治罔不于此茲竇德萬載無疆之休此臣等所謂不

徒定一代宗廟之禮而具以定萬世帝王之宗者也臣
等輕愚且賤心知其是確乎不可易矣然仰惟

聖衷謙虛猶若有所未安者臣等請得而贊之唯

聖明斷焉今日南京

太廟之議大畧有二或謂可弗建者以國無二廟神無二

主也或謂當重建者以南京根本重地

祖宗神靈久依有其舉之莫敢廢之也弗建也者守禮也

重建也者以義起也雖見有不同知者見之謂之知仁

者見之謂之仁愚且賤焉弗敢專也弗敢逐也今弗讀

聖諭所謂既以北京立萬世之業當為萬世之圖仗其定

專于此庶幾 太祖永歆必不以作廟為故云者則

弗建之議可以的然而決矣

聖諭所謂南京祇存百官有司不巡幸不祭特祀

祖宗唯子孫是依是憑云者則復建之議可以渙然而釋

矣此所謂衆言淆亂折諸聖也至曰

太定定北都傳已 六宗能為 太祖

太宗守洪業無南北之分又曰一天下作

二主二廟恐弗合禮與我大哉王言一哉上心

聖學孝道茂以加矣雖前聖後起不能易矣乃知

膚思淵識自出尋常萬萬倍也至謂承天府尚有

獻考廟今後重建南京

太廟為重祀于此此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百姓不知

者耳况事體大異比擬不論

聖諭固已折之當矣且南京

太廟今日之廢非出于人而

祖宗廟享固在于此匪曰疏之實以規之匪曰薄之實以

尊之以善繼善述之心為不愆不忘之孝守

文祖遷都之慮保

高皇創業之謀則不當復建廟于南京者誠萬世不易之

定論也况南京皇誠宮殿傾圮者多累朝以來不許脩

飭而近日議臣往往奏欲脩理此皆不知

祖宗深意殊非所以守成法而定民志也且北京

宗廟行將復古定制久注淵衷而南京

太廟修飭方新遽懼回祿則 皇天眷德之意

聖祖啟後之靈恐不可不然會于昭昭之表者也臣等學

不足以洞達天人才不足以彌綸治道然仰未

聖謨金謂茲事可以質鬼神而無疑後百世而不惑矣但

南京原有

奉先殿在其朝夕香火自當併合供奉如帝仍乞

俯從禮官所請欽製祝文遣官祭告其

太廟遺址仍當倣古壇墀遺意仍高築垣墻謹身啓閉不

致有所踐踏以致尊嚴之意則禮成義盡而國是定矣

宗廟幸甚萬世幸甚絲係南京

太廟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嘉靖十三年八月十五日少保燕太子太保禮部尚書

翰林院學士臣夏言 右侍郎臣黃明宗 後軍都督

府掌府事太傅燕太子太傅武定侯臣勅勳 管府事

襄城伯臣李全禮 管府事南寧伯臣毛良 英國公

臣張崙 會昌侯臣孫杲 武安侯臣鄭綱 奏寧侯

臣張璉 定西侯臣蔣傳駒馬都尉臣謝詔 太子太

保玉田伯臣蔣崇 廣寧伯臣劉泰 平江伯臣陳圭

寧晉伯臣劉文 中軍都督府掌府事成國公臣朱鳳

管府事鎮遠侯臣顧策 管府事東寧伯臣焦棟 定

國公臣徐延德 陽武侯臣薛翰 豐城侯臣李熙

安仁伯臣王桓 彭城伯臣張欽 恭和伯臣陳萬言

左軍都督府掌府事太子太傅忠安伯臣張偉 管府

事崇信伯臣費斌 恭和侯臣吳世興 懷寧侯臣孫

英 京山侯臣崔元 駙馬都尉鄒景和 長寧伯臣

周大經 豐潤伯臣曹松 懷柔侯臣施謹 左軍都

督府掌府事太子太傅宣城伯臣衛淳 管府事成山

伯臣王洪 管府事彰武伯臣楊質 隆平伯臣張瑞

安鄉伯臣張坤 忻誠伯臣趙武 武靖伯臣趙世爵

署府督僉事臣江桓 前軍都督府掌府事太子太保

迷安伯臣陳忠 管府事靖遠伯臣王瑾 管府事成

安伯臣郭瓚 西寧侯臣宋良臣 靈璧侯臣湯紹宗

應城侯臣孫鉞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燕兵部尚書臣汪鑑 左侍郎臣

霍諭右侍郎臣張邦奇

戶部尚書許瓚 左侍郎臣張雲 右侍郎臣陳執

總督倉場右侍郎臣周叙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臣王憲 右侍郎臣錢如京

刑部尚書森賢 右侍郎臣楊志學

太子少保工部尚書臣泰全 左侍郎臣林庭師 右侍郎臣牛為霖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掌院事臣王廷相

右副都御史臣張衍慶

通政使司通政使臣陳經左通政臣鄭紳 右通政臣

杜桐臣張景華 左叅議臣劉繼德 右叅議臣

蔡子舉 大理寺右少卿臣蔡經 右寺丞臣林希元

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臣顧昂臣

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臣謝丕

翰林院侍讀學士臣吳忠 臣孫壁 侍講臣蔡昂

左春坊左諭德臣姚洙

國子監祭酒臣王激 司業臣馬汝驥

吏部都給事中臣王守道 戶部都給事中臣管懷理

禮部都給事中臣潘大賓 兵部都給事中臣曹忻

刑部都給事中臣周崑 工部都給事中臣戴經

浙江道監察御史臣徐宗魯 雲南道監察御史臣

宋茂然 河南道掌道事貴州道監察御史臣葉照

山東道掌道事山西道監察御史臣曾統 四川道監

察御史臣朱方 貴州道監察御史臣京照 湖廣道

監察御史臣郭宗舉 陝西道掌道事山西道監察御

史臣曹達 廣西道掌道事河南道監察御史臣沈一疋

山西道監察御史臣劉希龍 福建道掌道事廣西道

監察御史臣李遂

八月十五日會題十六日

聖旨卿等既會議停當南京

奉先殿香火併日進膳儀禮部會議了來着原廟址依儀

高築圍垣以護所司時加巡守併各處以後勿得整除

着着為今在京廟制即使有該司先行擬辦物料未成

作急擇日興工本天府

皇考家廟亦勿稱廟即做

奉天殿意曰隆慶亦即制扁本安用別輕重之意違官祭

告亦無謂付查明香火進膳一併區處各該衙門知道

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臣夏言等題

題為刊布

勅議以昭令典事祠祭清吏司系呈嘉靖十三年八月十

三日該本部尚書夏言奉

召赴平堂 欽授初議南京

大廟事理該本部會同內閣府部等衙門集議

上聞本月拾陸日本

聖旨卿等既會議停當南京

奉先殿香火併日進膳儀禮部查了來看原廟址依議高

築圍垣以護所司時加巡守併各處已後勿得整修昔

者為令在京廟制即便者各該司先行議辦物料未嚴

作急擇日興工承天府 皇考宗廟亦勿稱廟即做

奉先殿意曰隆慶亦即制扁未安用別輕重之意遣官祭

告亦無謂待查明香火進膳一併臣處各該衙門知道

欽此已經通行各該衙門欽遵施行外今該前因素呈

到剖臣等竊惟南京 太廟事宜斷自

聖衷允愜輿論克應祀典是昭王章臣等所謂正一代宗

廟之禮定萬世帝王之業實諸鬼神而無疑以俟百王

而不惑者也是宜著令為典垂世大訓必須刊刻播傳

庶幾家喻戶曉凡使我臣民建極歸極是委是訓知唯

天子議禮聖人達孝而天下寡過矣臣等謹將欽奉

初議并會議題奉結寫裝彙成帙隨本進呈

御覽伏乞欽定書名勅下本部刊布以垂久遠緣係刊布

初議以昭令典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奉

聖旨名做初議刊傳

初夏苦熱檢書解日

此冊為四頭范氏舊藏

楷為俗估改裝李存書

簽可醫末二有寒露字

展之覽然 四月廿日

歲在重光協洽 李存書

御製明堂或問序

明堂或問者非上人亦好辨以効常情之所為也實不
得已之言也我 皇祖帝假臣下作對奏因作樓城

之上焉故此或問以作云

問曰明堂大享之禮遠古無者本周之始固亦報

天之情祇以配位之位每論不同且在今日有甚難者汝
其何用情哉答曰明堂享禮以于大報皇于他祀雖古

遠有無未可知周始者之載稽今日之舉未難時人之

情甚非古人比也曰 既帝為難將欲欲本

太宗配庶幾可服天下每思不知祝

太宗何如之主今日聖灵在天猶昔日御世一狀

太宗本特君之遠祖以父近之親尊之是非人道之止降

祖為親經所未闡孔子不曾在是言以教後世但世愈

降道愈湮文人學士之心一日昧于一日但聘彼舞文

弄智恣已胡為上揖君父下愚細人此非難者決不可

行之禮也問曰汝蓋欲奉 考配亦非耗于愛親而

不愛祖耶答曰明堂本長是因秩特群物成以報

天即人成于父之義以其所合于義之正大典則為禮故

父配為正不為耗豈不為志遠問曰父配固是矣特來

一世一易抑但以一手答曰今既用周制為準則即如

武王行禮奉以文王配之義一而已矣問曰周公制禮

汝何謂武王行之答曰周公者臣職也雖然稱武王為

正豈有臣行君禮哉周自武王為之則敵父必文今日

自我奉必 皇考配也問者又曰配我雖明稱宗何

為答曰稱宗之義在今特無有一說但不過是尊親之

意亦無憑據亦無比附亦無重輕亦無利害只是過崇

上之義耳問曰稱宗附廟否答曰附廟 胤稱宗

是一行今文臣但以附廟必祀不如專享百世為上此

不過愚哄其君耳我 皇考雖未即生存之位亦有如

生之義

祖宗列聖惟聚一堂獨去我

皇考一人人情不堪特我不順 皇天

皇祖之所眷思于子孫孫之所不忍獨文人殘狠之無比

也非喜于我喜于禮之者耶無意思之爭辨必稱宗必

附廟規畫必祀則可以成一代 宗廟之禮豈有

大廟中四規不全之禮乎人而無父者有諸况人君為人

之極可乎問者又曰稱宗附廟桃禮皆明堂之配執
畫將何為答曰明堂之配百世不可易夫桃何害兩不
關涉也問者又曰時人但為

太宗不得一配為事耳答曰此說不是尊崇之實假借以
制時君又上欺 太宗為無道之甚夫假借制君之

罪固重上欺 太宗之罪尤重今日之始祖

太祖也始祖固配 知也今日之嚴父

獻考也嚴父固配 明堂也此文人亦知之明明知

太祖即不可上並 始祖又不可降擬近親故曰新敘

可以奉配又欲復屋下以重明堂之祭此強牽妄擬欺

愚君上是人為哉問曰若是說者則

太宗永無配享之典汝草忍之哉答曰禮之正所當為者

不可避不可讓也避則自說讓則負

天禮之不正不當為者不可妄不可欺也妄則自失欺則

詐情以事神必不款聖人教人如是和問曰

太宗功蓋創守將何以報之哉答曰我

太宗當 皇祖初定之中又置建文所壞役興之使是

再創一獻今同 太祖百世不遠此乃報崇之正然稱

號

太宗未克無異於

列聖以祖字別之庶見其宜也此人情之真焉夫何謂古

以祖有功而宗有德今崇以崇尊之

太宗所謂有功者為可同宗稱之此當別之者也云

嘉靖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配享詔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 天眷我國家

皇祖太祖高皇帝始肇於先

皇祖太祖文皇帝戡戡于後

二帝之玄功盛烈高厚同焉朕以支宗倚

天下簡用綴服寶位于茲已一十七載矣追緝我

文皇帝之功光 太祖澤蔭後昆繼惟我

皇考獻皇帝躬備聖德慶延于朕輝前庇後載藉弗聞

文皇帝也宜有功而祖報焉

獻皇帝也可有德而宗稱焉庶幾伸禘于崇顯

尊親之至意適因法古典明堂之舉乃稽循嚴考配

帝之經議在廷百官會定至于三拜師錫之我僉謂之同

朕以九月九日躬祇泰于

園立敢以大禮請

命分諸命使備奉朕誠各請

方澤 宗廟 社稷以告越二日率群臣奉

寶用崇尊 皇祖文皇帝廟號謚為

成祖啟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尊

上 皇考獻皇帝廟號尊謚為

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裕純聖恭儉敬文獻皇帝即

日躬行 皇考附享于

太廟仍藏主于原寢是月之二十一日大剛躬行奉秋明

堂禮于大內

玄極寶殿祇享于

上帝奉我

皇考睿宗獻皇帝配神於殿肇

太享于初成整物於民胞之意奉

嚴親而上配春生成罔極之恩禮祀忻成慶同民物凡在

堪輿之內閣詔宜悉欽哉

嘉靖十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宸章集錄一冊天一閣鈔本心書未

見刊刻頗為罕秘且可從致當時

朝廷掌故豈得以明人著作輕之

哉高氏獲於上港予以初印澤存

堂業刻易學及子春月寒堂



宸章集錄一卷

左都御史張若淮家藏本

明費宏編宏有文集已著錄此書乃嘉靖五年六月十三日世宗御平臺召宏及大學士楊一清石珪賈詠入見各賜御製詩宏得七言古詩一章一清詠各得五言古詩一章宏等疏謝並依原韻和進帝復賜以批答宏因集爲一帙梓而傳之明史宏本傳稱帝常御平臺特賜御製七言詩一章命輯倡和詩集署其銜曰內閣掌叅機務輔導首臣其見尊禮前此未有張璉桂萼滋害宏寵萼言詩文小技不足勞聖心且使宏得憑寵靈凌壓朝士帝置不省云云然則此書乃承世宗之命所編也